

地球体验出口·第三篇：无所求者

赫连文明第一次发现“无聊”是一种文明疾病，是在物质匮乏消失后的第六百四十二年。

一开始，没有人认为它是疾病。

因为没有任何器官受损。

没有痛苦。

没有饥饿。

没有贫困。

没有疾病。

没有必须完成的工作。

一个赫连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足够使用数百年的住所、能源、食物、娱乐、医疗和计算资源。

它可以在一天之内获得任何知识。

可以在几分钟内抵达行星另一侧。

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身体。

可以体验几乎所有感官刺激。

一个赫连公民如果说：

“我想看看太阳内部是什么样。”

三个小时以后，它就可以在那里拥有一个实时感知接口。

如果它说：

“我想体验成为一种海洋生物。”

系统会为它构造完整的神经映射。

如果它说：

“我想快乐。”

这反而是最容易满足的要求。

快乐甚至不需要理由。

于是问题出现了。

当一个文明几乎什么都能够得到以后，

“得到”本身开始变得没有意义。

最初，人们延长娱乐。

后来提高刺激强度。

再后来，它们开始主动寻找不舒服。

赫连文明的一家公司因此发明了一种后来极其流行的设备。

人类把它翻译成：

纯痛觉发生器。

它可以直接刺激神经系统。

不损伤任何组织。

却能制造完整疼痛。

针刺。

灼烧。

撕裂。

挤压。

窒息。

寒冷。

骨折。

内脏绞痛。

甚至可以制造一些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疼痛。

比如：

“身体面积不断增大，但痛觉密度保持不变。”

或者：

“疼痛的位置永远比意识慢半秒移动。”

最受欢迎的一款叫：

深井。

使用者进入以后，会持续四十七分钟感到自己正在从极高处坠落。

永远没有落地。

这种设备迅速流行。

有些赫连人每天早上醒来以后先痛三分钟。

类似地球人喝咖啡。

有些晚上睡觉以前痛二十分钟。

类似喝酒。

年轻人聚会时甚至会交换痛觉程序。

“你试过第十四层灼烧吗？”

“太普通。”

“那你试一下‘反向牙髓’。”

“昨天刚试。”

痛觉让生活重新有了边界。

疼的时候，它们至少知道：

这一刻和上一刻不同。

但是效果越来越短。

一个赫连社会学家写道：

痛苦最大的优点，是它能暂时让人停止无聊。

它后面还有一句：

痛苦最大的缺点，是疼痛结束以后，生活仍然在那里。

—
—

赫连人真正注意到地球上的禅修，是在苦难贸易开始后的第九年。

最初只是一次医学事故。

一名赫连神经学家正在分析地球体验数据库。

样本来自斯里兰卡。

一个六十三岁的人类男性。

职业记录：

无。

资产：

极少。

个人消费：

极低。

社会影响力：

接近于零。

长期生活在寺院。

样本原本被归类为：

低刺激、低信息密度、无明显交易价值。

按照赫连标准，这种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可提取内容。

每天坐着。

走路。

吃饭。

再次坐着。

几乎没有刺激。

没有冒险。

没有成功。

没有财富。

没有性活动。

没有重大社会事件。

但是神经学家发现一个异常。

这个人的某段意识状态里，没有出现赫连神经模型预测中的任何主要奖励来源。

没有获得。

没有胜利。

没有满足欲望。

没有兴奋。

甚至没有明确对象。

但他的主观幸福度却极高。

高到模型一开始认为数据损坏。

研究人员重新检测。

没有损坏。

他们找到更多类似样本。

西藏。

泰国。

缅甸。

中国。

日本。

尼泊尔。

印度。

也包括一些没有宗教背景、长期进行深度冥想的人。

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其中某一类状态有共同特征：

外界刺激下降。

欲望活动下降。

自我叙事减弱。

时间感发生改变。

奖励回路没有出现通常意义上的“得到”。

却出现了极高稳定性的愉悦。

不是兴奋。

不是高潮。

不是胜利。

不是满足。

甚至不像快乐。

人类文献里有一个古老的词：

禅悦。

赫连文明第一次复制这种神经状态时失败了。

第二次仍然失败。

第三次。

第四次。

一共失败了八千七百多次。

它们可以复制全部神经放电模式。

但一旦作用到赫连生理结构上，结果都会变形。

有时变成欣快。

有时变成麻木。

有时只是短暂安静。

却始终无法出现人类描述的那种：

“无所求而自足。”

原因后来被找到了。

赫连人的神经系统和人类有一个根本差异。

人类的大脑可以在某些极端安静的状态中，大规模降低对外界的预测和修正。

注意可以从对象上撤回。

自我模型可以暂时变弱。

欲望可以出现而不被继续追逐。

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大脑允许自己：

暂时停止要求世界变成别的样子。

赫连人不行。

它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环境极端不稳定的行星。

为了生存，它们进化出了分布式预测神经系统。

身体每一个区域都持续计算外界变化。

任何感受都必须被解释为：

应该维持。

应该增强。

或者应该消除。

它们几乎无法产生一种：

感受存在，但不采取立场。

的状态。

一个赫连研究者在报告中写：

我们可以停止疼痛。

可以停止快乐。

可以停止思考。

但我们无法停止“希望下一刻与这一刻有所不同”。

这就是它们无法进入禅定的原因。

于是地球又多了一项出口商品。

官方名称：

非目标性高稳定愉悦意识状态。

地球人仍然叫它：

禅悦。

三

第一克禅悦——后来市场习惯仍然使用“克”作为计价单位，虽然它并没有质量——卖出了相当于三千六百万人民币的价格。

第二个月，价格翻倍。

半年以后，

顶级样本达到：

每分钟四千八百万人民币。

整个地球震动了。

因为人们第一次发现：

坐着也能赚钱。

新闻标题铺天盖地。

打坐一小时，身价过亿？

下一个星际财富风口：冥想。

零成本、高收益、新时代精神经济。

培训班立刻出现。

“七天进入禅定。”

“十四天掌握星际禅悦生产技术。”

“从零开始学习高阶冥想变现。”

一些投资机构甚至发布报告：

全球禅悦产业预计将在十年内达到二十万亿美元规模。

大量资本进入。

寺院周围的土地开始涨价。

冥想中心上市。

大学设立“禅悦工程学”。

有企业提出：

工业化生产禅悦。

它们建造完全隔音的房间。

自动调节温度。

精确控制呼吸频率。

用人工智能指导修行。

营养系统优化身体指标。

每天八小时训练。

如果一个人成功进入可交易状态，公司抽成百分之六十。

理论上，一切都很合理。

结果：

几乎没有产量。

一个赫连投资人非常困惑。

它来到云南一家大型禅悦生产基地。

基地负责人带它参观。

三千名员工。

统一服装。

统一饮食。

统一作息。

清晨四点起床。

五点冥想。

每天十小时静坐。

所有房间达到极低噪音。

每个人脑后都有检测设备。

赫连投资人问：

“月产量？”

负责人沉默了一下。

“零点七分钟。”

赫连投资人以为翻译错误。

“重复。”

“全基地。”

“三千人。”

“一个月。”

“总共零点七分钟。”

“是。”

外星投资人停顿很久。

“为什么？”

负责人说：

“他们都太想进去。”

四

这是禅悦市场发现的第一个悖论。

一个人越需要禅悦，他越难进入禅悦。

第二个悖论更加严重。

一个人越想出售禅悦，他越难产生可以出售的禅悦。

交易中心很快发现：

真正高纯度样本的提供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不缺钱。

更准确地说：

不是他们拥有很多钱。

而是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很多钱。

有一个记者找到当时全世界禅悦纯度最高的提供者之一。

一个住在四川山里的老人。

七十二岁。

没有什么正式身份。

也不是著名宗教人士。

年轻时做过木匠。

五十多岁以后独居。

每天种菜。

砍柴。

打坐。

记者找到他以后说：

“您的一分钟禅悦现在价值六千多万。”

老人说：

“哦。”

记者等了一会儿。

没下文。

“您不惊讶吗？”

“贵就贵。”

“如果您愿意出售十分钟，就是六亿。”

老人想了一下。

“我要六亿干什么？”

记者卡住了。

他事先准备了很多问题。

没有准备这个。

“可以买房。”

“我有房。”

“可以买车。”

“我不会开。”

“可以改善生活。”

老人看了一圈。

院子。

菜地。

竹椅。

一只旧水壶。

“哪里要改善？”

这段采访后来在赫连文明非常出名。

一个经济学家把它列为：

地球禅悦市场供给失灵的经典案例。

报告中写：

需求方愿意提高价格。

但供给方的货币边际效用接近于零。

提高价格无法显著提高供给意愿。

另一个赫连经济学家批评：

这不是传统供给失灵。

这是商品本身要求供给者对价格不敏感。

换句话说：

只有不太想赚钱的人，
才最有能力生产世界上最赚钱的东西。

五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发生在第一次交易以后。

那个四川老人后来还是卖了一次。

不是因为自己。

山下有个孩子得了病。

需要一种当时医保没有覆盖的治疗。

孩子的母亲和老人认识。

钱差很多。

记者又来问。

老人说：

“那卖一点吧。”

交易完成。

三分四十二秒。

成交价：

二点一亿元。

孩子得到治疗。

剩下的钱老人全部捐掉。

然后第二天早上，

老人照常坐下。

二十分钟。

四十分钟。

两个小时。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第一次发现：

自己进不去了。

检测结果显示得非常清楚。

交易前，他可以稳定进入第五级静定状态。

交易以后：

第二级。

下降了整整三级。

神经专家告诉他：

“因为交易带走的并不只是一段快乐。”

“那还带走什么？”

“维持那种状态的部分意识结构。”

老人笑了一下。

“那就是功夫也卖掉了。”

赫连专家不理解“功夫”这个词。

翻译系统解释了很久。

最后回答：

“大体正确。”

“多久能恢复？”

“无法确定。”

“三个月？”

“可能。”

“一年？”

“可能。”

“十年？”

“也可能。”

老人点点头。

“那就重新坐。”

市场却非常震惊。

因为这意味着：

禅悦不是可以反复开采的油井。

它更像一棵果树。

摘一次果子，

连树的一部分也一起被带走。

需要重新长。

有些人甚至再也长不回来。

很快，统计数据出来。

出售一级禅悦后：

平均恢复时间二十三天。

二级：

四个月。

三级：

一年七个月。

四级：

六年。

五级以上：

数据不足。

因为愿意卖的人太少。

于是价格再次暴涨。

顶级禅悦成为宇宙最昂贵的体验之一。

六

赫连文明出现了新的成瘾现象。

以前，它们沉迷纯痛觉发生器。

后来，一部分人开始沉迷禅悦。

二者完全不同。

痛觉设备使用者追求的是：

“让我感觉到什么。”

禅悦购买者追求的却是：

“让我终于不需要感觉到别的东西。”

赫连心理医生很快发现：

后者更加危险。

因为第一次体验过禅悦以后，

它们第一次知道：

原来意识可以不追赶下一刻。

一个赫连个体叫岑。

它生活了二百一十七年。

物质上从未缺少任何东西。

年轻时沉迷过痛觉设备。

每天两次。

一次十三分钟。

它最喜欢一种叫作“缓慢塌缩”的疼痛。

后来耐受越来越高。

它需要更长、更强。

有一天，它购买了二十七秒来自地球的三级禅悦。

体验开始。

没有光。

没有声音。

没有兴奋。

没有壮观的宇宙图景。

甚至没有明确的“我”。

只有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这一刻不需要改变。

二十七秒以后，

体验结束。

岑睁开眼睛。

它坐了很久。

治疗师问：

“感觉如何？”

岑说：

“再来一次。”

第二次。

一分钟。

第三次。

三分钟。

第四次。

七分钟。

它花掉了大量资源额度。

后来市场价格上涨。

它开始等待。

每一次新的顶级样本进入市场，都会瞬间售罄。

有一天，它在竞价中失败。

岑第一次对交易中心发怒。

“提高价格。”

系统回答：

“无供应。”

“那就再提高。”

“无供应。”

“十倍。”

“仍然无供应。”

岑无法理解。

在它文明中，

价格一直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稀缺问题。

“为什么？”

系统回答：

“高等级地球提供者没有出售意愿。”

“给他们更多。”

“模拟显示无显著效果。”

岑问：

“他们想要什么？”

系统停顿。

“根据现有数据。”

“很多人什么都不想要。”

岑第一次意识到：

它最想得到的东西，

掌握在一群不太想得到东西的人手里。

七

地球随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职业。

禅悦猎人。

他们不去寻找最穷的人。

也不找最需要钱的人。

恰恰相反。

他们专门寻找那些：

对钱没兴趣的人。

越没兴趣，

价值越高。

于是发生了许多荒诞场面。

一个投资经理翻山越岭，找到一个在山洞里住了十五年的修行者。

他说：

“先生，我们愿意支付八亿。”

修行者摇头。

“二十亿。”

摇头。

“五十亿。”

还是摇头。

经理终于问：

“你到底想要什么？”

修行者说：

“你别来了。”

另一家公司聪明一些。

它们不直接给钱。

它们说：

“我们可以帮你修寺院。”

“不需要。”

“帮你出版书。”

“不需要。”

“扩大影响力。”

“不需要。”

“让更多人知道你的教法。”

修行者这次沉默了一会儿。

公司的人立刻激动。

终于找到需求了。

结果老人问：

“为什么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

资本第一次发现：

世界上最难谈判的对象，

不是贪婪的人。

而是没有什么想要的人。

八

后来，人类政府开始介入。

理由很简单。

禅悦出口价值太高。

有国家提出：

应该建立国家级禅修人才培养计划。

优秀修行者享受住房、医疗、津贴。

只需要定期向国家出售一定比例禅悦。

项目启动以后，

第一年效果不错。

第二年下降。

第三年几乎停止。

专家调查。

发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所有参与者在打坐的时候，

都开始想着：

今天能不能达标？

“这次有几级？”

“刚才那个状态能卖多少钱？”

“这个月指标够了吗？”

“别人比我高吗？”

于是全都进不去了。

项目负责人找到一个老修行者咨询。

“怎么解决？”

老人说：

“取消指标。”

“取消指标怎么生产？”

“那就别生产。”

负责人说：

“可我们需要产量。”

老人笑了。

“所以你们没有产量。”

这句话后来成为整个产业最讨厌的一句话。

九

市场开始尝试寻找技术方案。

有公司研究：

如何让修行者忘记自己正在生产禅悦。

首先尝试隐瞒交易。

失败。

因为伦理委员会禁止。

然后尝试把奖励延迟十年。

失败。

因为只要知道十年后有奖励，欲望仍然存在。

再后来，有人提出：

先让一个人彻底修行。
达到高等级以后，
在他不知情时提取。
遭到全球禁止。
因为那本质上是盗窃意识。

赫连文明甚至提出一种方案：
“是否可以先给钱，再永久删除提供者关于金钱的记忆？”
地球伦理委员会回复：
“不可以。”
赫连代表问：
“为什么？”
地球代表说：
“因为你们已经开始把问题想得太像工程问题了。”
“它本来就是工程问题。”
“不是。”
“那么是什么？”
地球代表想了一会儿。
“可能是因为，你们一直在问怎么得到它。”
“而它恰恰是在不再问这个问题以后才出现。”
赫连代表沉默。
这个句子对它们来说很难理解。

+

岑后来来到地球。

它已经购买过四十三次禅悦。

累计体验时间：

三小时十七分钟。

这在赫连文明属于极高消费。

但是它越来越痛苦。

不是因为体验不好。

而是因为每次结束以后，

它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平时的意识有多么吵。

它找到中国西南一座寺院。

想学习。

主持人同意它。

翻译器响起。

岑说：

“我希望获得禅悦。”

老人回答：

“那你可能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想获得。”

“我可以停止这个想法。”

“那也是为了获得。”

岑沉默。

“我应该怎么做？”

“坐。”

“多久？”

“不知道。”

“达到什么指标？”

“没有。”

“每天多少小时？”

“看情况。”

“多长时间可以达到三级？”

“不知道。”

“成功率？”

“不知道。”

岑显得非常不安。

“你们为什么没有数据？”

老人说：

“你如果一直想这些，会更慢。”

岑坐下。

十分钟以后问：

“现在呢？”

“没有。”

半小时。

“现在呢？”

“没有。”

第二天。

“现在？”

“没有。”

第十九天。

“现在？”

老人第一次有点烦。

“你能不能别问？”

岑说：

“可是如果不测量，我怎么知道是否接近目标？”

老人说：

“你看。”

“你又来了。”

岑在那里待了两年。

什么都没有得到。

至少它自己这样认为。

后来有一天，

它坐在院子里。

那一天没有训练。

没有交易。

没有检测。

也没有人要求它做什么。

下雨。

它看着屋檐上的水落下来。

一滴。

一滴。

一滴。

它忽然想：

今天可能还是不会发生。

然后又想：

不发生就不发生吧。

这个想法出现以后，

它第一次没有立刻对这个想法进行分析。

没有判断。

没有记录。

没有优化。

没有问：

这是不是某种进展？

雨继续下。

几秒以后，

它的整个预测网络出现了一次短暂失同步。

如果按照赫连医学标准，

这应该属于异常。

但岑没有纠正。

它第一次没有纠正。

只有十一秒。

后来检测结果出来。

不是一级。

不是二级。

甚至达不到人类所谓真正禅定的最低标准。

只是一个很小的神经事件。

但对于赫连人来说，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没有购买。

十一

消息传回赫连文明以后，引起巨大轰动。

研究机构要求岑接受分析。

媒体采访。

大学邀请。

政府希望复制。

企业提出商业合作。

岑全部拒绝。

有人问：

“为什么？”

岑说：

“因为如果我开始想怎么复制，它大概又没有了。”

记者问：

“那十一秒值多少钱？”

岑停顿很久。

“我不知道。”

“按照市场价格，可能价值——”

“不。”

岑说。

“我不是不知道价格。”

“我是说，那十一秒没有价格。”

这是一个赫连人第一次说出这种话。

十二

与此同时，四川山里的老人重新恢复到第四级。

用了七年。

他已经七十九岁。

交易中心再次联系他。

报价比当年高十倍。

老人拒绝。

第二次。

拒绝。

第三次。

还是拒绝。

最后，一名赫连采购员亲自来到了山里。

它问：

“为什么？”

老人正在劈柴。

“什么为什么？”

“你拥有极高价值资源。”

“嗯。”

“你可以通过出售改善大量人的生活。”

老人停下来。

“你们买这个做什么？”

“缓解我们文明的长期无聊。”

“有效吗？”

外星采购员没有立即回答。

老人看着它。

“有效多久？”

“高等级样本平均效果持续十九至四十七日。”

“然后呢？”

“需要再次体验。”

老人笑了。

“那不就是换一种瘾。”

翻译系统停顿了一下。

“我们的医学部门不接受这个表述。”

“那随他们。”

外星人问：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购买？”

老人想了想。

“可以买。”

“那为什么你不卖？”

“我以前卖过。”

“是。”

“后来花七年坐回来。”

“是。”

“再卖一次。”

老人说。

“我又要花七年。”

“你可以获得极高报酬。”

“我都七十九了。”

老人问。

“我还有几个七年？”

赫连采购员没有回答。

老人把柴搬进屋。

外星人仍然站在院子里。

它最后问：

“那么这种体验，究竟有什么用途？”

老人回头。

“你们不是都体验过了吗？”

“是。”

“还不明白？”

“没有完全明白。”

老人想了一会儿。

“可能因为你们一直把它当成体验。”

十三

几年后，赫连文明调整了地球体验贸易政策。

禅悦仍然可以买卖。

但不再被列为普通消费品。

医学机构增加了警告：

反复购买非目标性稳定愉悦不能替代个体意识结构改变。

更简单的民间翻译是：

你可以买到安静。

但你买不到一个不再需要购买安静的自己。

痛觉设备的使用量开始下降。

禅悦交易量也下降。

不是因为赫连文明不喜欢它。

恰恰相反。

因为越来越多赫连人开始明白：

它们真正羡慕的，
不是那几分钟快乐。
而是地球上某些人竟然可以坐在那里。
没有新的世界要征服。
没有新的刺激要体验。
没有更高级的疼痛程序。
没有下一次购买。
什么都没有。
却不觉得缺少什么。

很多年以后，
岑又去了那座寺院。
老人已经去世。
院子还在。
屋檐也还在。
那天下午下雨。
岑坐在那里。
没有连接任何设备。
它现在仍然不能像人类一样进入真正的禅定。
它的生理结构不允许。
大多数时候，
它脑中仍然有无数预测。
下一刻。
再下一刻。
改变。
调整。

优化。

获得。

避免。

它已经无法根除这些东西。

但偶尔，

它能让其中一些声音慢一点。

雨水落在石阶上。

一滴。

一滴。

一滴。

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

它第一次购买地球禅悦以后说的那句话：

“再来一次。”

那时候它以为，

自己发现了宇宙里最珍贵的商品。

后来它才知道，

自己把事情理解反了。

如果一种东西必须靠不断再次购买才能维持，

那么无论它有多昂贵，

它仍然只是一种消费品。

而真正让赫连文明无法理解的，

从来不是地球人为什么能够产生禅悦。

真正让它们无法理解的是：

为什么会有一个生命，

明明能够继续索取，

却有一天忽然觉得——
够了。

地球上的禅悦交易市场没有消失。

价格仍然极高。

供应仍然极少。

偶尔会有一个修行多年的人出售几秒。

可能为了救一个人。

修一座桥。

偿还一项不得不偿还的责任。

然后他会退出市场。

重新开始。

一年。

三年。

十年。

甚至永远无法回来。

资本仍然不断研究如何提高产量。

赫连文明仍然不断研究人类的神经系统。

他们建立模型。

计算欲望。

计算注意。

计算自我。

计算快乐。

最后却始终有一项指标无法稳定预测。

它的名字被地球研究人员写成两个字：

无求。

因为所有模型都有输入。

所有市场都有需求。

所有交易都有价格。

可是宇宙中偏偏存在这样一种资源：

拥有它的人，

正因为拥有它，

所以不想出售。

想购买它的人，

正因为想购买，

所以还没有拥有它。

于是到了最后，

人类向一个能够制造恒星、重构肉体、复制记忆、生产无穷快乐的文明，

出口了它们最无法工业化生产的东西。

不是快乐。

不是痛苦的反面。

甚至不是安宁。

而是一个生命在某一个瞬间，

终于不再向宇宙索取下一件东西时，

留下来的空白。

那片空白没有声音。

没有颜色。

没有价格。

而所有真正进入过那里的人都知道——

它什么都没有。

所以什么都不缺。